

刘亚虎著

■ 本书为海内外第一部系统阐述汉族
民族与南方少数民族文学关系的
具有开拓性的史著

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

(南方卷)

■ 填补了中国文学史
研究的一项空白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

（南方卷）

刘亚虎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九七年·北京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华民族文学关系史:南方卷/刘亚虎著.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12

ISBN 7-02-002786-5

I. 中… II. 刘… III. 文学-文化交流-文学史-中华民族 IV. 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9934 号

责任编辑:王培元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

北京市大兴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字数 332 千字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14.5 插页 2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定价 18.90 元

目 录

绪论	1
----------	---

第一编 先秦文学

概说	18
第一章 文学艺术的起源与原始歌谣	23
第一节 《弹歌》与原始劳动歌	23
第二节 原始祭祀歌与咒语	35
第二章 《山海经》等古籍中的神话	39
第一节 奇国异民神话	41
第二节 “天地通”神话	51
第三节 女娲与女性开辟神	54
第四节 蚩尤与部落战争	56
第三章 《诗经》	61
第一节 “二南”、《青蝇》与章句形式	62
第二节 “溱洧之风”与南方民族歌节	69
第三节 尊祖之诗与南方民族传说	74
第四章 屈原与楚辞	78
第一节 楚世家、屈原与楚地各族文化	78
第二节 《九歌》《招魂》与各族祭歌、巫舞	84
第三节 《天问》《离骚》与各族古歌、巫术	104
第四节 《越人歌》	113

第五章 《庄子》	116
第一节 “气”、“化”与南方民族本原、图腾神话	116
第二节 歌丧、浮瓠与浪漫主义风格	123
第六章 与自然斗争神话	131
第一节 射日神话	131
第二节 除害神话	138

第二编 汉魏六朝文学

概说	142
第一章 汉赋与其他诗歌	147
第一节 赋与巴渝舞影	147
第二节 赋与楚地巫音	152
第三节 《白狼歌》	155
第二章 汉代文献与画像中的神话	157
第一节 伏羲女娲与南方民族洪水神话	157
第二节 巴人之祖——廪君	166
第三节 盛于武陵的盘瓠神话	168
第四节 源于越地的盘古神话	177
第三章 魏晋史籍与志怪小说中的神话和故事	187
第一节 九隆神话与南方各族龙的传说	187
第二节 竹王神话与竹崇拜	192
第三节 “毛衣女”与羽衣仙女型	197
第四节 “女嫁蛇”与蛇郎型	201
第五节 望夫石型	204
第四章 南方民族原始叙事形态集成——	
原始性史诗	208
第一节 古籍的《八阕》与南方的史诗	208

第二节	史诗的内容	215
第三节	史诗的比较	224
第四节	史诗的延续	233

第三编 唐宋文学

概说	240
第一章 唐诗与南方民族歌谣	244
第一节 刘禹锡与巴渝竹枝词	244
第二节 郑回与南诏汉文诗	253
第三节 刘三姐与傣僚汉语歌	258
第二章 笔记小说与南方民族故事	264
第一节 《叶限》与灰姑娘型	264
第二节 《吴堪》、百鸟毛裙与百鸟衣型	269
第三节 驱石鞭、驱山铎与赶山鞭型	272
第三章 南方民族审美意识的嬗变	276
第一节 审美中心由神坛向人间的转移	276
第二节 具有平民意识的传说故事	280
第三节 反映部落战争的英雄史诗	287
第四节 反抗封建王朝的英雄史诗和 迁徙史诗	295
第五节 表现人情人事的祝咒词、习俗歌	304

第四编 元明文学

概说	310
第一章 各民族民间文学的流播	314
第一节 “梁祝”等爱情传说	314
第二节 “鲁班”等工匠传说	320

第三节	“诸葛亮”等历史传说	323
第四节	佛、道及其他传说故事	328
第二章	汉文诗歌	333
第一节	历代诗作对各族文人的熏陶	335
第二节	续屈骚之情:爱国篇	337
第三节	发杜诗之愤:忧民篇	340
第四节	延陶诗之趣:归隐篇	344
第三章	南方民族长篇叙事诗的兴盛	351
第一节	明小说与南方民族叙事诗	350
第二节	英雄史诗	353
第三节	迁徙史诗	365
第四节	领主阶级上升期的叙事诗	369
第五节	领主阶级衰落期的叙事诗	375
第六节	祭天、祭风的经籍诗歌	380

第五编 清代文学

概说	386
第一章 汉族作品的移植与再创作	390
第一节 壮族《文龙与肖尼》、《马骨胡之歌》等	390
第二节 京族《金仲与阿翘》	396
第三节 彝族《齐小荣》	400
第四节 民族戏剧的形成、借鉴与移植	403
第二章 汉文诗歌	408
第一节 诗论:传统诗论的继承和发展	408
第二节 诗心:儒道思想的互补与撞击	414
第三节 诗境:民族生活的白描与渲染	418
第三章 悲剧叙事文学的繁荣	423

第一节	爱情悲剧	424
第二节	英雄悲剧	433
第三节	其他悲剧性和讽刺性作品	438
第四节	经籍叙史诗与诗论	445

绪 论

中华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有着多种源头、深厚蕴涵。黄河上下、大江南北、珠江两岸、滇池之滨、长白丛林、西部莽原……都曾经是孕育中华文化的摇篮。栖息于这些土地上的各民族先民，在各自具有独特规律的发展中，又在相互交流、吸收中，共同建构了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古老文化，共同创造了五彩缤纷的古典文学。其中，产生于南方这片神奇的沃土上的各种作品，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学景观中别有特色的一个部分。

—

翻开当代中国民族分布图，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以圆形板块外套 C 形环带的大结构。圆形板块多居汉族，C 形环带多居少数民族。在这个环带的南半部分即浙江、福建、台湾、广东、海南、广西、湖南、湖北、云南、贵州、四川等省区的部分地区，居住着畲、瑶、苗、高山、黎、壮、侗、仫佬、毛南、京、布依、水、仡佬、土家、彝、纳西、普米、白、哈尼、傣、基诺、拉祜、佤、布朗、景颇、德昂、阿昌、傈僳、怒、独龙、羌等三十多个民族。或于此发源或迁徙而来的各民族的先民，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同大自然协调、抗争，留下了一个个历史的足迹。

根据考古资料，这片土地曾经是古人类活动的区域。近几

十年来,陆续发现古人类遗址:在云南元谋,发现旧石器时代早期直立人化石;在广东马坝、贵州桐梓等地,发现早期智人化石;在四川资阳、广西柳江、台湾左镇、云南丽江等地,发现晚期智人化石。这些古人类曾经在这些地方进化,开发,创造着最初的文明。

大约从公元前 6000 年开始,中国古文化史从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遗址,在南方有云南宾川白羊村遗址和剑川海门口遗址、广东石峡文化、台湾大坌坑遗址和凤鼻头遗址、浙江河姆渡遗址和良渚文化、湖北屈家岭文化等。伴随着新石器时代物质文明,中国进入了古史中的“传说时代”。根据传说,当时在黄河中上游的姬水兴起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黄帝集团,姜水兴起炎帝集团,他们曾经联合起来在涿鹿(今河北涿鹿县)打败另一个部落集团——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集团。九黎落败后,还据有长江中下游一带的广阔地区,到尧、舜时期又形成三苗集团。^①在三苗之西之南,有古巴蜀群体、古濮人和古越人活动。新石器时代南方地区的文明,主要是由这些传说中的部落集团和古族群体创造的。

约从公元前 21 世纪开始,三个强大的族团夏、商、周相继汇聚中原,建立王朝。经过长期的融合与认同,到西周时,夏、商、周三族已经有了共同的族称(夏、中国),共同的地域观念(禹绩、夏区),共同的祖先观念(黄帝),共同的经济特征和文化特征,已经具备属于同一民族共同体的基本条件。^②至此,中华民族最早的凝聚中心——华夏族初步形成。当时,在中原地区的周围,

① 据《国语·楚语》下注:九黎,“蚩尤之徒也。”“三苗,九黎之后。”

② 参见王钟翰主编《中国民族史》,第 80—84 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年 12 月。

仍有众多的族群。在南方,有从西北南下的氐羌,由三苗等发展而来的群蛮,以及巴、百濮、百越等。

战国至秦汉时期,中原族团与周边族群联系加强,随着原秦、楚等国居民大部分认同于华夏,汉族在第一次族群大融合中逐步形成。没有融入汉族的,在南方有西南夷诸族、南蛮诸族、百越诸族(主要是西部诸越)等。

隋唐时期,南方族群被统称为蛮、僚、俚等。唐中期至宋,洱海地区“乌蛮”、“白蛮”先后建立南诏、大理等地方政权。13世纪中期,大蒙古国忽必烈率军经四川西部“革囊渡金沙江”,灭大理国。随着元朝的建立,整个南方统归中央王朝直接统治。明清之际,中国南方少数民族的族别、族称和地域已基本稳定,延续至今,由上古时期氐羌、苗蛮、百越、百濮等族群,分化、交融、演变、发展成为今天中国南方藏缅语族、苗瑶语族、壮侗语族、孟高棉语族的三十多个民族。

中国南方古代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一方面,中原华夏族或汉族不断南下,以自己强大的文化影响少数民族,使不少少数民族逐渐融入汉族;另一方面,一些汉族进入少数民族地区,受少数民族文化浸染,变成少数民族。这样,历数千年之久,形成了南方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形成了南方民族文化“个性发展、共性增加”的特点。

二

上下数千年,悠悠岁月稠。世世代代生息、劳作在中国这片古老土地上的各民族人民,创造了光辉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凝结了各种传统的文化特质。其中,由黄河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进而延伸到各地、以华夏/汉族为创造主体的传统文化

(或称中原文化)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它以夏、商两朝作为胚胎发育期,以周王朝作为完形阶段,并以一个相对稳定的范式延续到清中叶。

古代中国的主体经济是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结合的家庭农业经济形态构成了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的细胞,“男耕女织”模式稳固,商品经济极不发达,工商阶层也迟迟未能形成。与之相适应,贵族官僚的独占统治构成中国社会的政治支柱。权力机制一元化,等级制度森严。经济、政治的功能渗入到社会生活中,宗法制度和宗法关系成为组织社会生活的重要杠杆。夏商周三代,直接由氏族贵族转化而来的奴隶主贵族沿袭氏族制度按血缘关系组织社会的做法,发展出一整套宗法制度来统治国家。西周时期,周天子是整个周族的族长,也是天下的共主;他的兄弟、庶子、姻亲等受封为各国诸侯,又成为各个旁枝家族的宗子……王权与族权合为一体。秦汉以后的封建官僚政治,宗法制度基本上不再实行,宗法关系却长期保留下来。封建大家族聚族而居,实施一整套“亲亲”、“尊尊”的礼教规范。家族和国家之间,还发展出微妙的对应关系。如国家引进家族伦理规范以协调政治,将父子、夫妇的伦常与君臣相并比,宣扬“孝亲为忠君之本”,衍化出“三纲五常”的礼教制度,进而构成“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组织形式,形成传统中国社会生活的结构模式。

植根于贵族宗法式农业社会的基础上,中国主体的传统文化经历了双重起源。早期的精神产品大多与原始祭仪、巫术等联系在一起,表现对善神的信仰、祈求和对恶神的诅咒、征服,这可以称巫官文化。进入文明社会以后,逐渐折入以人伦为本位的史官文化,原始的神被赋予道德的色彩,被编排到帝王世系,成为宗法社会贵族统治者本质的外化。原始神话遭到扭曲和肢

解,史诗也没有发展起来。宗教观念强调“天命”与“人德”交相感应,文学使命被归结为教化人心,“事父事君”。春秋战国之交各派学说争鸣,出现过文化选择的大好时机。但经过一个阶段的斗争、淘汰、吸收、演变,至汉代奠定了儒家思想一尊的局面。汉宋等时期,儒学几经变化,而礼教德治的精神始终一贯,也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正宗。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也长期流传下来,与儒家学说形成儒为主、道为从的儒道互补关系。再后,输入的佛教也被改造成礼事君王、孝养双亲、行善积德、脱略形迹、“直指心源”的中国式佛教——禅宗,儒道互补文化发展成儒为主、佛道为从的“三教合一”。^①

南方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与占主体地位的华夏/汉族文化(或称中原文化)相比有很多共性,也有不少自己突出的特质。例如:

南方少数民族也以经营农业为主,但与中原地区大河平原农业相比,他们大都经营山地农业,他们的文化带有鲜明的山地农耕文化特质。

古代南方民族主要活动区域在长江以南、雅鲁江以东、云贵高原和濒临南海的南部大陆,这一带高山峻岭密布,江河湖泊众多,植被覆盖广,年均雨量大。因而,他们的文化显示出鲜明的南方山地的地域特征。具体分析起来,各个民族又有不同的特点。藏缅语族多居高原山地,以旱地作物为主,他们的文学多带高原特色,与荒草野林、刀耕火种常联在一起。壮侗语族多居水滨山地,以水田作物为主,他们的文学多带水乡风韵,与江河湖海、蛙鱼龙蛇,以至风雨雷电、禽鸟螺卵等结下不解之缘。前者

① 参见陈伯海《中国文学史之宏观》,第15—3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2月。此两节吸收了此书的一些观点。

添几分雄浑深沉,后者多一点委婉细腻。

南方山地的自然环境,有天时(温热多雨)而无地利(山高谷低),有潜力而无便宜,给人们带来希望,也给人们带来困难。人们在希望中奋斗,在艰难中磨炼,经过漫长的顺应、征服自然的实践,培养成一种与自然斗争的顽强生命力和坚强不屈、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特征。这,构成了中国南方民族山地农耕文化特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体现在文学上,就是他们那种强烈的带某些原始野性的追求精神和悲剧意识。

最早作为南方民族首领见于汉文典籍的蚩尤形象,或许就是这种原始野性和追求精神的象征。传说中的蚩尤和他的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立兵杖刀戟大弩,威振天下。”(《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龙鱼河图》)俗云蚩尤“人身、牛蹄、四目、六手。……蚩尤齿,长二寸,坚不可碎。”(《述异记》)这样的蚩尤,《史记·五帝本纪》谓其“暴”《大戴礼·用兵篇》谓其“贪”……这里包含着人们道德眼光的挑剔,但也隐约显现出南方民族对于原始欲望的强烈追求。伴随着这种精神而来的是南方民族在追求中在抗争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毅力,那种韧性,那种为理想而甘愿忍受苦难、甚至献出生命的悲剧意识。如原始性史诗中治山巨人“用手打石山”,“拳头肿似球”,“用脚踢土岭”,“脚甲全踢落”;迁徙史诗中人们长途跋涉,餐风宿露,千折百回,矢志不渝;英雄史诗中英雄奋斗,牺牲……

南方少数民族在由血缘向地缘过渡的重要时期,氏族血缘关系也大多保留下来,并取得对自己的肯定形式。但大多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度,没有严格的礼教规范,而带或浓或淡的群体文化特质。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发展等种种因素,当中原大地早已进入阶级社会以后,南方不少民族还长期处于氏族社会或保留带氏

族社会性质的某些制度。汉文典籍对此多有记载。如春秋时，百濮还处于分散性的社会状态。《左传》“文公十六年”载楚人芈賈说：“百濮离居。”西晋杜预注：“百濮，夷也；濮夷无屯聚，见难则散归。”唐孔颖达疏：“濮夷无君长总统。”汉代，西南地区包括濮夷在内的各少数民族统称为西南夷，《史记·西南夷列传》记述他们社会状况时说，其中僇、昆明等部“随畜迁徙，毋常处，无君长。”生活在岭南等地的闽越、瓯越、骆越等部也长期处于氏族社会。《历朝宪章类志》说，越人“王民同耕作，父子同浴于川，不分界限，不分辈次……同欢共乐，平安无事。”直至隋代，一些族部仍处类似社会状态。《隋书·南蛮传》说：“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獠，曰俚，曰僚，曰仡，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也。”

隋唐以后，一些民族原始氏族社会形态没有改变，其残余形式甚至延续到近现代。一些民族进入奴隶制，但时间大多不长，大部分较快转入封建领主制。社会制度的更替没有带来太大的冲击，民族内部大都保持较多的原始公社遗存形态。大部分民族直到清代，地主经济才开始发展。

与此相联系，南方民族内部社会生活大多具有群体文化特质。在不少民族中，地缘性的村寨里氏族、家族组织仍然存在，有的甚至延续到近现代，如傈僳族的“初俄”、“体俄”，哈尼族的“谷”等。民族内部整个社会统一和谐，有颇具民主性的带原始农村公社残余形式性质的社会组织，也有颇具权威性的各种无形的规范和有形的规约。侗族聚族而居，许多地方一个寨子里每个族姓都有一定的居住范围及代表这一族姓的称号、组织和自然领袖“宁老”、“样老”，都有既是族或寨的象征、又是集会议事场所的鼓楼或公房，还有共同约定的“习惯法”。它们或形成条文，刻上石碑；或编成“念词”，流传于群众之中。另外，还有以

地域为纽带的村与村、寨与寨的联盟组织——“款”。^① 苗族也保留一种称为“议榔”的制度。在议榔内部，人人平等，主持人“理老”也不例外。《议榔词》写道：“议榔给所有的人遵循，议榔给所有的人知道：个个去开山，人人去挖地；个个就得吃，人人就得穿。个个都是榔约的人家，吃肉吃一口，喝酒喝一气，不许吃肉吃两口，不许喝酒喝两气。”^② 在许多民族群体内部，重视个体之间的协同关系，重视长幼辈份的“序列”，形成了在生产生活中团结互助、尊老爱幼的道德风尚，这无疑带有远古血缘道德的遗存。它构成了群体文化重要的生活基础，使这个群体易于凝聚、团结，又易于形成中心，形成秩序。这些世代相传的群体生产生活方式培养了南方民族内部的集体主义精神。

南方民族群体文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征是：具有共同的图腾，共同的始祖，共同的祖先发源地，共同的传统节日活动，共同的生活习惯风俗。这形成了他们维护共同联系的纽带，也构成他们进行群体性文化活动的大环境和滋生、传播群体性文艺作品的土壤。许多民族都有定期或不定期、多场合的祭祀民族始祖的仪式，这些仪式孕育出民族原始性史诗以及表现图腾动态、祖先生活的舞蹈游戏。各民族原始性史诗是他们心目中的圣物，具有一种“族歌”的性质。黔东南苗族崇拜枫木，常常在各种场合通过唱《枫木歌》来认同。瑶族、畲族崇拜龙犬盘瓠，畲族在歌场上有请远方生客先唱《盘瓠歌》以让主方识别是不是畲族人的歌规。他们还借各种生产环节、人生礼仪进行缅怀始祖的活动。如在婚礼上请歌手演唱《洪水歌》，歌颂始祖繁衍人类的功绩；在葬礼上请巫师吟诵《指路经》，倒叙祖先迁徙的路线，指引

① 参见《侗族简史》，第19—21页，贵州民族出版社，1985年10月。

② 载《民间文学资料》，第14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贵州分会编印。

死者亡灵回远方故地与“老祖宗”团聚。这些，又使各民族原始性史诗、迁徙史诗等得以不断加工、完善。人们还以集体形式开展各种民族性的传统节日活动，共同祭祖、对歌、斗牛、跳舞。他们平时服饰、工艺品等也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标志，如瑶族摹拟图腾龙犬的首、尾、耳缝制衣帽，在衣饰上摹拟图腾形象。这些习俗维系和发展了民族认同心理，也催化了民族各种文学艺术。

南方民族群体文化的特质，还决定了南方民族更大范围的群体性文学作品例如英雄史诗、叙事诗的产生。人们对祖先的缅怀，对故人的留恋，对英雄业绩的骄傲，对民族历史的自豪，是民族英雄史诗、叙事诗得以创编的动力，而民族群体性的生产生活方式包括各种带神秘色彩或娱乐性质的活动以及在此基础上培养起来的群体意识，是群体性文学作品得以萌发、存活、流传的文化土壤。

许多民族都经历过军事民主的时期和部落之间的战争。汉文典籍记载了中原及周围地区传说时代部落集团之间的战争，例如，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黄帝与蚩尤的冀州涿鹿之战，颛顼与共工的战争，舜禹与三苗的战争等。然而，或许是中原社会较快较早进入崇德的史官文化的缘故，关于这些战事并没有在文学上留下什么宏篇巨制。而当中原地区早已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南方的土地上还在不断上演着部落林立、征战频繁的局面。据一些彝文和汉文史籍记载，两汉时期，西南地区先后出现了滇王国、东川部、芒布部、乌蒙部、哀牢部、阿武部、古侯（恒部）与曲涅（糯部）两部、扯勒部、阿哲部（后为水西部）、播勒部、乌撒部、液那部（夜郎国）等等；又据有关傣文史籍记载，“桑木底”时代（民主时代）瓦解以后，整个东南亚半岛遍布着皮乌国、扶南国、掸国、八百媳妇国、景陇、兰那等大大小小的国家或部落。在这些国家或部落之间，纷争不断，烽烟常起。与这些史料相对应，